



大山深处有春光 ●摄影 李昊天

山径

●包季程

春浓幽谷草生丘，日暖青山醉客眸。
万法归宗佛缘路，千回百转道林沟。
古墙禅榻销残恨，小院茅檐释旧愁。
涕泪玻璃桥上走，功名看透不强求。

乡下晚春

●屈智端

斜风细雨芳菲尽，豆荚饱满菜籽青。
春燕塘前剪新柳，布谷桃林唱清音。
夫妻锄畦撒谷种，翁媪背篓割豆茎。
铁牛翻浪水田里，乡下田野正春耕。

季春的古佛山

●王平浩

古佛桐花竞秀开，娇容朵朵是谁裁？
蕴香储蜜招蜂吻，扬白含珠引客来。
飞瓣飘塘鱼互逐，吐芯破蕾蝶相陪。
熙熙满树皆含笑，岁岁如期靛一回。

相聚玉带河

●陈维宣

你带着细细的鱼尾纹
那是一条鲸走过留下的痕迹
这是风暴生起的地方
我带着一条河流
那是被海豚划破痛苦的波澜
相交于玉带河
汇成一个汹涌而平静的海洋

没有了红裙子
学生装
没有了嘴唇高挑的傲慢
没有了雄辩四座的书生意气
岁月的刻刀把你删减成额头一页文字
记载一切过往

玉带河是面明镜
要我们
活得如诗如画
要风生水起
我们必须这样
因为还要代逝者而活

玉带河把我装在它的画框里
犹如同学号轮船
倘若若干年后
我们允许沉入海底
我们永许生锈
长满苔藓
但笑容不能磨灭，姿势不能改变

回望苦楝成故乡

●斯咏

苦楝开花了，开在这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像一团团淡紫的薄雾氤氲在春寒的巴山蜀水间。

苦楝是很常见的树。儿时生活在楚地乡间，故乡的田野、山间、屋后、路边遍布苦楝的树影。也不是刻意栽种，苦楝生命力顽强得好像落地就能发芽。苦楝更是很平凡的树。它没有好意头的名字，远不如开“贵”花、结“贵”子的桂树那么让人喜爱。楝花虽开得密，但细小，难以插瓶；楝实虽结得多，但苦涩，无法食用。就算是栽种，故乡“前樟后楝”的说法，苦楝也只能被冷落，因为它过于乡土。也正因为它乡土，记忆里总有那么几棵苦楝，固执地扎根在故乡，繁盛在心间。

一株是老屋后的苦楝。清明雨绵绵时，苦楝就悄然绽放在屋后的角落。楝花簇簇拥挤在枝头，花叶同枝，浅紫与浓翠相得益彰，热闹又安然。若夜来风雨吹袭，清晨就会铺陈一地烟霞。现在想来苦楝开花是很美的，称得上是繁花如雪，淡紫似烟。但儿时似乎更偏爱盛夏苦楝一些。暑

气深沉，在楝树下乘凉是乐事一桩。楝树高大，日头下能撑开满地绿荫。此时的楝树上挂满了青涩的楝实，这圆溜的碧绿小果，更是为我们增添了许多欢乐。用长竿打下楝实，人员、楝实均衡分为两拨，大战就此展开。我们绕着老屋，围着楝树，闪转腾挪、你追我赶，用楝实作战。战役的结局总是一方先抱头鼠窜，最后抱头求饶。只有大人才在乎输赢，孩子们对胜负并不在意，虽然战胜方得意洋洋，但是失败者也不垂头丧气。玩累了就躺在楝树下，望着高天，听风吹动楝叶沙沙作响……苦楝，就这样陪着我渐渐长大。

一株是我曾经小学校里的苦楝。这棵苦楝很老很高大，不知道何时由何人栽种。印象里，这棵苦楝在秋风乍起时就开始落叶。每周五下午大扫除时，楝叶萧萧，仿佛扫也扫不完。我们扛着扫帚，在漫天飞舞的楝叶中追赶嬉戏，几乎忘了还有大扫除这回事！我现在还记得那无拘无束的奔跑。秋日凉爽的节气，操场上苦楝在落叶，干燥的空气中带着湿润。等着老师敲响放学的铃声，周末就在眼前，胸腔里都是

自由与快乐。一想到这棵苦楝，就算是落叶萧瑟，也觉得褪去了几分寂寥。

还有一株是村口的苦楝。不知是秋末还是冬初，依稀记得楝叶落尽了，干枯的枝头只有串着的成簇楝子悬在半空中。楝子黄澄澄的，黄得像是稻田里吹过的清风捎来的成熟稻禾的颜色。我已不记得这是何年何月的场景，但这棵苦楝在记忆里却是如此清晰。外婆驼着腰身，拄着拐杖，站在这棵楝树下，目送着背着书包的我去上学。似乎总是这样，外婆拄着拐杖望着我的背影，看着我渐行渐远。一年又一年，我的脚步越来越快，离家越来越远，而外婆的腰身越来越佝偻、也越来越苍老。我追逐着一切，却从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外婆。直到外婆成为记忆里许多短短的剪影，才追悔莫及。

客里不知春事晚，举头惊见楝花香。苦楝又开花了。也许这漫山的苦楝里，会有那么一株楝树是经历风雨、跨越山河，从楚地一路随风来到巴渝、长在昌州、最后留在我的身边，以至于无论我身处何地，只要看到它的树影，便顿觉回望苦楝成故乡。

乡村的山间

●唐成林

走进远离城市的乡村山间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深呼吸。这里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，也没有热闹的人群，只有绿色的山林、花草和农民勤劳种植的庄稼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纯净的天堂。

我的老家就是置身于这山水之间，可谓一年四季大不同，四季一年却又同。不同的是景色，相同的都是每次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豁达、舒坦的心情。

春季的山间，万物复苏，绿色的小草冒出了脑袋，粉色的花朵竞相绽放，红色的茶花、蓝色的杜鹃花等等数不胜数，一派生机勃勃的美丽之景，让人赏心悦目、陶醉其

中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邂逅大自然的美丽。

夏日的山间，繁花似锦，阳光落在草地上，把草的绿色和黄色照得分外明亮。微风轻轻拂过脸颊，吹过发丝，草叶随风摇曳，发出一阵阵沙沙的音乐交响曲。大树枝叶繁茂，有时候会有些许小鸟在枝头欢快地啼叫，让人倍感放松。在这里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这份宁静、自由和舒适。

秋季的山间，麦黄金田，走在田野里，阳光透过树叶，洒在稻穗上，让人感受到金黄的稻田和硕果累累收获的喜悦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乡村老人和小孩子们忙

碌的身影，他们的笑声和勤劳，都让人感到生命的美好和可贵。

冬季的山间，白雪皑皑，每一片雪花从天而降，散发着独特的气息。登高瞭望，一望无际的雪山山脉延伸到天边，与蓝天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简称蓝白配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享受到素洁纯粹的雪景，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和力量。

乡村山间的空气清新和一年四季之景，让人真切切地触碰到人类与自然和谐，让人从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得到一份释放和放松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们想要享受更多宁静时光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，享受生命的美好。

小时候，父母盼着我能靠读书跳出农门，于是，只要见我捧着书，他们就会咽下叫我做活儿的话语。没想到，拿着书本“装”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喜欢上看书。农村的书不多，很快，亲戚朋友家的书都被我借来看了个遍。百无聊赖之际，家里木墙上贴的旧报纸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那时，已读小学的我，认得很多字。那一张张发黄的报纸，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精彩，如磁石般吸引着年幼的我。家里贴的报纸看完了，我就跑去邻居、亲戚家接着看。报纸，这位“不速之客”，就这样闯进了我这个乡村孩子的世界。像河流哗哗流过，会在鱼虾心中留下影子那样，那一张张报纸，渐渐在我心里投下了文字和梦想的影子。

读中学时，父亲成为镇上中学的老师，我们跟着搬进了教师宿舍。为了节省开支，父亲常常把过期的旧报纸带回家引蜂窝煤。但那天已到晚饭时间，父亲还未回家，我决定先帮忙生火。铁皮炉子旁放着的那叠报纸，勾起了我趴在墙上看旧报纸的美好记忆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拿起一份《荣昌报》就津津有味地读起来，完全忘了生火这件事……

父亲见我读报纸如此痴迷，第二天，他便将办公室闲置的旧报纸搜罗回来。望着屋子角落堆积如山的精神食粮，我欣喜异常。初中三年，学习之余，翻看旧报纸，就成了我难得的放松时刻。那些报纸，为我营造了一个温暖、宁静的世界，置身其中的我，忘记了窘迫的家境和学习的枯燥。

中学毕业，我考上了四川一所师范学校。每月的生活费有限，没有多余的钱订报纸，我和报纸的缘分只得中断了。18岁那年，我毕业分配到县城一所学校上班。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就在老校长桌上发现了《荣昌报》熟悉的身影，那之后，我和报纸的缘分又续上了。

工作之余，我喜欢看书、写作，一次，翻看报纸时，我突然萌发了投稿的想法。于是，我认真挑选了一篇散文投给报社的张编辑。忐忑不安地等待一段时间后，我看到文章发表了。目光触及自己名字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瞬间被巨大的喜悦填满，手因为激动微微颤抖着，逐字逐句读完那篇文章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从我趴在墙上读发黄的报纸起，到文章出现在报纸上，中间隔了十多年的光阴。

文章已经被编辑精心修改过，我的心里一暖，觉得自己必须好好写，才对得起这样认真负责的编辑。之后，我更加勤奋地写起来。那篇文章的发表，给了我继续追逐梦想的勇气。

随着文章发表越来越多，我加入了荣昌区作家协会，得到很多前辈的指导，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这时，《荣昌报》又给我们这群本地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表机会，以此鼓励我们写出更多优秀作品。就这样，在《荣昌报》的帮助下，我们一点点成长着，进步着……

“报纸和阳光一样，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类带来光明。”那一张张报纸，陪我度过了宝贵的童年和青年时光，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关于文字的梦想，成为我生活里的一缕曙光，让我即使身陷泥泞，也依然有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
文字的影子

●李黄英